三淵集 十六

祭文
告文
哀辭

三淵集卷之三十一目錄

祭文

祭季弟卓爾文
祭季弟小祥文
祭李瑞卿文
祭李判書正英文
祭申判書㝡文
祭外姑淑人金氏文
祭四嫂李氏文
祭任景華由夏文

祭洪仁甫小祥文
祭洪仁甫大祥文
祭姪婦申氏文
祭尹壻世亮文
祭尹僉正坪文
祭從子崇謙文
祭伯父谷雲先生文
祭士興文
祭閔右相鎭長文
祭伯父遷葬文

祭北溪李公世白文
祭亡室李氏文

三淵集卷之三十一

祭文

祭季弟卓爾文

維歲次甲子二月丁酉朔初四日庚子叔兄昌翕具酒果脯炙之羞告訣于亡弟卓爾之靈嗚呼痛哉人有恒言曰彭壽殤夭二者脩促之極端而豐嗇之大對也禍福於是乎分焉慶悼於是乎存焉古之達人每以此把而爲言間欲齊而一之而卒不可得則從而別之又於其間細分爲上中下焉此所謂三壽三殤也夫人自落地以往及乎七十之間則知盛知衰

善夭善老意欲究焉事爲畢焉優遊厭飫弄子抱孫
生人之道於是乎大備雖有未焉者非可諉之於其
日之不足也人而至斯可謂壽矣過此而雖至於喬
松之久愈往而愈可樂不厭其益多此固以上爲貴
者也若殤則反是所謂上也者非謂其有愈於下耳
謂其夭殞可哀慘刻難忘無上於此者也夫情之會
有淺深而哀不哀從焉迹之存有微殷而忘不忘見
焉方人之始在孩提未見天日也膛焉冥物耳彼不
知生之可樂又烏知死之可惡哉其生也如此故其
死也亦易忘及其稍稍向上茂茂將遂知所以爲人

而樂所以在世則情之所運周乎萬物迹之所及散乎千地而乃一朝奄忽則此如毖出之泉閼于沙土而其志則距海也方長之木泄于摧折而其勢則叅雲也人而止斯可不謂大哀乎抑此生者寧可以忍忘耶嗚呼今汝之年未及二十者二歲則實所謂上殤也雖曰旣冠旣娶而卒無人道則天下之有死而可哀者莫汝若也天下之抱哀而難忘者莫我若也嗚呼老而哭汝非他人也卽吾兩親也長而哭汝者非他人也皆汝之兄也新嫁而哭汝者卽汝孺人與汝偕老者也天理之舛逆人事之錯迕寧有可二於

斯者耶嗚呼痛哉嗚呼哀哉庚申之喪吾妹慘乎無比矣吾兄弟痛心忉怛蓋四年如一日入焉而慰吾親退則集于一室相視唏歔又復相戒曰各保此身無貽吾二人慽曾豈料斯言之犯竟在汝身耶嗚呼痛哉吾親之痛摯而病痼凜凜難保固倍於庚申矣彼嗷嗷而晝號又復所無於庚申者矣吾雖欲忍於汝死亦不忍哀汝死者矣然則吾旣已哀汝死矣又以哀哀汝死者是兩也心非木石其何以堪之哉嗚呼以汝而死以我而久於世哉吾年今三十許矣假使得至四十則十年之慟也至于五十則二十年之

慟也至于六十則三十年之慟也萬一而至于七八九十或百歲則四五六七十歲之慟也要之此哀與此身而俱盡亦未可謂無窮也若汝無窮之大恨飲而不吐結而不解者雖窮霄壤極元會而未可或息假使江文通復起而賦恨亦不能捨汝而先乎他矣嗚呼可忍勝言哉人生實難生而聰明翹秀固已貫於麟角矣蓋亦有之矣每輒存志於卑阢獎神於蹇淺則其所就可知已天既畀汝以清遒絕異之才則倚而自放足可以高蹈一世而然謂崇功者莫若勵志廣才者莫若洽學竊從諸兄間問其六義之原得

其一二乃喜而去曰遊乎漢江而不知其濫觴於五臺可乎瞻乎華岳而不知其落脉於大漠可乎生於渤澥之西而寧可使吾名滅沒於鴨江之東乎吾將以三百十一之風扇之於數千年未啓之地遂盡驅平生嗜好注入於六藝之藪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而惟一之知不知其二也浸淫乎閫中而肆外者其功日漸則所以揚搉隱劾搜研刮發體物而不遺陳言之非古者去若批根哇音之溷雅者離若懸宇衆之朱紫者已則白黑之衆之苗莠者已則菽麥之要欲反正歸潔而後已退而省其自作天葩燦秀眞力

豪上向之吞吐於空言者皆足以發又其英調儁風
善能起物與之處者雖行道疎人由由然累日心醉
而不能離去聞其言者雖皁輿賤夫思欲捧硯搦毫
忝攀乎文囿之間與之周旋推此以往矣雖使之筆
鏞世道黼黻王猷吾知其綽有餘地矣吾將優游卻
坐計日數期以觀汝風動之美成而汝則死矣嗚呼
生汝者天而死汝者非天也耶固天生之而抑又死
之如所謂風開而風落者耶何爲其然也何爲其然
也嗚呼我知之矣天之厭於斯世懶於生才乆矣汝
適爲人忽然蹈出則初非天之所能遏也及其肆其

膂力抽深抉密探胠焉擔揭焉稍閱造化之大藏則亦神之所不克堪也人而欲爲人尚比於不祥之金況又欲尤於人者豈非踴躍之甚者乎天所以汲汲夭椓如不汝克者亶在乎此然則非天之私惡汝也特不欲斯世一得有大雅之盛也人之不能勝天雖非一日汝之飲恨則可謂深矣可謂至矣湛湛之志鬱鬱之氣吾知其不能一日甘與物腐矣彼焄然而歸土者必將蜿蟺糾結聚而爲靈芝之芳苓玄珠丹砂之屬自葆其幽光而猶不能獨盡也升而猋揚者又且爲泠風欻籟流赴乎鈞天廣樂鍧亮乎帝之九野

以鼓萬世之不平而已若然者吾又何得以接焉嗚
呼痛哉嗚呼惜哉西樓之晝東齋之夕與汝言者謂
何我邁爾征誕登彼岸一身之光以破泉昏于以和
一世爲不朽之時則吾事足矣始不爲虛生兩間也
汝聞而聳我亦解顔今汝以死食其言矣我雖不死
心則死矣其焚去鉛槧頹墮自棄甘爲沒沒於一生
乎則得無重其夭勝以爲汝魂之大憾其强策病蹇
復卽初事以敷汝平生之繹思蘄乎人之知我以及
乎汝則獨絃哀歌又不堪踽踽一世也嗚呼何以則
其亦有當於汝之不昧耶追此將遠羞此酒食將以

有抑乎汝也神之來格其有以開余

祭季弟小祥文

維歲次甲子十二月壬辰朔二十三日甲寅洛誦子昌翕追亡弟卓爾之初朞未厥三日爲酒爲饌載文其上以告平生之膈臆曰嗚呼哀哉自汝蓋棺以至于今日月雖積然疑在心森森宛宛恨恨愔愔如彼行邁暫有商參其來其來歲忽環復北風雨雪天路竟邈所可忍詳往歲此夕枕汝以股淚于汝臆展轉相抱晨燭之側聞汝於邑曰有志極天之闕我萬世抑塞又顧而嘆兄也良苦吾於此兄篤事如父斯言

徹骨沒齒難腐念余頑疎凡百無似嗜行适才泉所
同去臭味之凝汝實偏厚中焉慕悅外已繩矩羣居
會話飲酒之筵䓁辭脫筆汝齒瑳然抱若拱璧持以
耀人有戲以譏毋若逐臭揮手以謝伊胡爲愧百年
願言擬影從體山林皐壤老執其手人於知已有不
惜死天倫之兼我當如何如何如何忘汝則多一死
一生彼慘斯舒陽陽若常恬恬夷居哭泣之報其日
尚疎繹我歌詠延汝朋儔洛樓之下人或雲來綢繆
汝心力殫東齋委之虛丘去若浮埃軒樣觸眄我目
未曤宿迹橫川我未㬎足木心鐵腸其我之謂匪直

日忘亦未料死狂如癡如聵焉懜焉心之肝跂每冀
一旋蒼天蒼天此何人哉嗟嗟我季此何言哉依辰
者日應召者魂我酒時擧在汝來薰嗚呼哀哉

祭李瑞卿文

維歲次丙寅二月乙酉朔晦日甲寅友人金昌翕以
妙軒李公之郎遠在邇不勝忉怛肆以酒果薄具載
文而告訣曰嗚呼哀哉支離維我杜門多日拙於求
交甘與世絕晩而遇子阡陌之間一笑神豁百年之
顏齒貌屬壯謂來者多始未恨晩今恨如何誠知如
此日造缶歌嗚呼哀哉銅石之應針磁之連自我交

子互盡其言犂然意表靡蘊不宣何淺何深何約何
煩枝林到幹派水究源天下至悅有是快焉高軒靜
詰巽子思玄曰彼遥山如接簷端大江中動神歸虛
船濠梁之戲莊忘其筌惠乃會旨人魚同天質亡言
閟至人尚然嗟我鬱陶何以究年鳴呼哀哉子才沉
卓孰如其雄其於文學嗜蓋天通力深以專氣培其
豐楩柟豫樟鄧林叢叢風雲霹靂如取諸胸探珠深
黑勢迫屠龍有不快意脫馬奔風懿厥汎駕萬世可
空我勸其馴和鸞雝雝子曰然哉吾將子從棄屣宿
好禀古惟恭虛受之優何有於文六經之懿諸子之

芬騷思選理周與漢渾歛以大蓄汰之澄之時然後
肆慘憯其期惟茲奇業物或惡之始驗吾弟今於子
又有志如子吞而沒地淠淠風雅誰任復素嗚呼哀
哉去歲綿纚滔滔歲訖人舍積陰天漲大雪西林皎
然戶梅雙發忻然捨讀曰賦此梅墨戲縱橫天眞爛
穎山昏氣澄有味言哉脫酒垢氛誰踔九垓赤松王
喬吟美之徽徘徊而罷月好是期一曙隣哭嘻誰之
死猶今懺悅子之不起望軒如晤即之翳爾歸嘯洛
樓宛其坐處變彼滄浪聊與苦語生憐死捐莫使疇
躇祖載春曉歸于長暮釃酒永將飲此何去子愛吾

文我觴應舉嗟來妙軒何時復睹嗚呼哀哉

祭李判書正英文代伯父

聖言有之木訥近仁倫人以玆庚得其眞我儀圖之公質孔純孝悌篤家嚴慤持己撝其恪謹奉公之事質行之高齊魯攸愧微嬛娟者與夫訑瀹羊質虎皮邊飾是力孰戢爾華來丏公樸浮浮薄習公竊哂然知公者鮮蓋坐此焉婚姻之故幸悉德素周旋逋邅白首傾慕時扣雀羅閴志朱門穆爾相看口絕冗言薄言商古蟲鳥彝敦遊藝臨池公寶高人不衒而能誰謂少文余嬰湖綏惛惛阻面令玆戾洛屬公蹁躚

遂成千古吞不復晨履祥之旋在公奚憾邦之云瘁
我灑盈襜顧瞻頹俗澆風漠漠嶷脊敦植痛難屢得
綴辭來訣陳余腷臆神之聽之庶舉此爵

祭申判書最文 代伯父

恭惟文貞吾祖畏友文章德懿其詳載誄大賢之下
難爲趾美公之老成譽髦在童嶷然瓌望玉鉉金鏞
偉度宏才華實均豐賁世鴻藻晨也箕弓豫章昂霄
磊柯有節氣槩所掩齷齪改色憂存晩世麴糱時晦
目攝流輩嘲詣伊誨渾渾弛張人誰窺際繄我百拙
見則交儕誼深三世何有雲泥在昔乙卯公按浿臬

旬宣所及倒衣纛節鼉橋逶迤朱蒙故都洗竿沸流
三日僊樓脫略邊幅兩忘形殼咤時叙舊笑酒錯落
故人之情先輩之風託好潘楊片言深衷余巢貊峽
熊豹交跡坦腹從我重跰雲崿公之所命來共橡栗
間辱詩箋瓊玖溢篋今焉檢尋淚迸遺墨楓田稅鞅
送公出關淋漓舊觴再斯團欒東西萍水倏其散合
暨還京第南北其麓相看白紛衿契彌密指景桑榆
庶無睽闊居留沁州匪公所樂旣擔重寄殫厥悃赤
田鍾陶甓匪躬盡瘁萬口騰碑成是墮淚天方艱難
奄摧邦棟風流相悼匪直私慟死生之際公一莞爾

平生所存坦蕩如是才未究施祿垂餘裕六旬下齡
曾是隙駟華陽部曲武昌素驥往歌來哭豈其人亭
逝水沄沄旌翣東溯撫孤江沱悽惻塞臆靈幃伊邇
萬事寥廓魁梧氣岸凜爽精魄碩碩洪洪如可復作
厭厭酉世彼哉蜍志痛切百身灌我老淚我奠雖薄
公靈不昧

祭外姑淑人金氏文

聘母金淑人以癸酉二月十九日棄養于京第子壻
金昌翕迹限于畿不得列于服位曁靈柩引次于花
山而始克奔哭時四月二十日也痛其即遠無日用

誠無地只得略具酒果以隔窆日丙申朝敬祭于靈
筵文以告之曰嗚呼哀哉余年十六忝入甥廬内外
兩尊愛見色笑曰我不育終鮮膝下爾惟當子毋自
外人彼齔孩者視等弟妹以爾書來以我爲塾朝方
言此岳頹于夕萬事悲愕追不堪憶終南一壑至扉
倚城空閨掩冤月苦霜烈相弔惟影寬譬其誰堇荼
非毒水檗猶罕小子在傍間見收淚苦語云何指玆
幼癡夫子之憐余所濡恐將何鞠遂以慰逝者覆哺
則我提恤繄汝有隕應教何心辭館周旋依戀屢經
抱子情以勢別恩與年深何子何壻鳲鳩之均推愛

之廣取婦賤門融通和洽無內無外阿姨有行玉潤
其亞三房同爨有抱爭膝借日睽遠無踰一城怡愉
往來其樂只且小子不天釁纍遘蓼莪泣血竄峽大達
之始花山薄拜謂夢猶瞹吞而莫宣限以存沒湯秤
含斂百爾恝焉承凶西悲淚飛形留生而死同此何
人哉惟靈柔範終溫且貞脉涵詩禮嬪協宗壼秉是
端一播厥芳徽口不涉囂眉不挂貧蘋藻明順琚瑀
敦施伶俜一節可感頹城危巢護雛告成皇辟止慈
之專於世罕覯德之孔淑命則不偕矧伊晚景天抗
滋至任姨肖寡從妹貽慽悽嗚臨沒寂寥食報纏壘

莫逮棘人之恨花山之陽先隴之側天虗吉兆年叶
合祔庻靈之妥產祉蕃衍持慰孝子僅有此耳平素
有教申申身後豈汝而在使我見毁今焉負負我罪
如何持玆短服荏苒少變待時奔哭猶後輤翣卜葬
斯及禮儀畢陳寸誠草草臨穴而已靈帷觸目左扉
非舊容咳若存瞻望則虗循柩失聲淚迸堂筵抽腸
爲辭瀝露情罪靈之亮衷歆玆訣觴

祭四嫂李氏文

維歲次甲戌二月己巳朔二十七日乙未安東金昌
翕謹以酒果之奠昭祭于亡嫂孺人完山李氏之靈

嗚呼婦人百行本於秉順孝謹慈睦從此而生織絍
籩豆亦有能否喜怒之用降心則難苟能此矣九族
歸仁德之在此福亦在此坤道之協天休攸降斯理
之奕獨於我嫂抱善而夭何以勸悖天之禍我鬼神
斁惡我巢旣覆我首猶盆嫂爲我嫂命則然矣哀我
百口孰非苟活死亦可樂惜乎嫂賢胡不黽勉以畢
婚嫁呱呱索抱惻惻長簞日久悼甚滿室餘情堂闈
臆結娣姒涕長其有使然如何可忘歌笑漢第萩椽
雲莊今皆一夢奄復新春露電斯速音容已翳筵几
哭畢見女何憑五家星散今以匹會顧見我弟如鉠

絃琴頹腸於此寧可以忍用誠單杯以告百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任景華由夏文

玄城之榻我贊子志雪谷之栢子拭我淚平生肝膽見於此際倏忽顏面可數其會子有何忙委志而逝我有何樂醜顏見在氷魚性命牢落此世萬慮灰矣不入五內惟子之故忉怛三歲聰明俊秀世亦不乏劬叅嗜學子實麟角如其耿介亦豈易得蠹桂之辰萬象曀陰梟凞春臺子視秋林獨抱遺經如將終身可貴其志堪爲執鞭胡不少淹執手今年瞻彼朗月

重爲酸然江湖一枕逝水空雲尚有在耳燈下之言詩書滿目誰與深論厚夜莫曉隙駟其奔筵几告撤可哀姨氏安仁之賦卽事皆是子之初沒我闕賻襚涕而無從用情何地今爲薄具遥寄情淚蘭酒一罕其人如玉靈之赴感明我寸臆

祭洪仁甫小祥文

維歲次乙亥三月壬戌朔十八日己卯是爲洪君仁甫之小祥前夕從舅三淵子痛良契之永邈傷此生之益孤自檗溪含哀而來酹以單杯遂取懷中文而讀之曰嗚呼君之死悲矣而知君之可悲者莫深於

我也我於世窮矣而使我而益窮者君之死也惟我
苟活七年所矣舉世皆樂而獨爲血泣萬慮俱灰而
未遣慚恨非深林絕峽則莫受我迹非山鬼木客則
莫寄我顏塗轍砥矣朋類斷矣情境廓矣居常兀兀
腸一日而九回百哀攻中而癸亥之滯思居半於是
焉仁甫暫至則促膝而坐破涕相看宛然卓爾在也
相見則瘳不見則病見而未暢益耿耿也一日三秋
誠不足喻其情矣亦其相期於他日者講殘編於蓼
莪之外資重澤於桑榆之陰乃吾默願韓子所謂天
於此時又奪友人者在彼則緩而切於我矣嗚呼豈

不痛哉君之作人可謂備矣聰明可以洞萬理而無礙淵靜可以處衆喧而不競和順之積於閨門而怯於有善慈惻之及於庶物而剛於嫉惡公其聽將以通天下之志洞其觀將以立昭曠之原言其資也則周乎博約而未見其虧也言其秉也則主乎誠正而未見其苟也言其趣也則期乎高深而未見其極也此吾之素所心醉而及其末也莊整之色不弛於枕席理義之談相接乎纊息其存其養吾亦初不料其至此也朱子所謂有精神而醇者有一於此令乃失之矣嗚呼豈不痛哉吾雖窮窮不至於此則君雖死

而猶有不死者在也君雖賢賢不至於此則吾雖悲
而亦有不悲之時矣嗚呼仁甫吾未見君之成德而
亦無與了吾殘生矣悲夫悲夫若夫壽命不齊豈可
勝校有短於君者卓爾其一也惟是長吉之有母伯
道之無見此在人理最稱苦酷而然而人詳我略者
以其千古之恨有在爾惟我與君所合者臭味初非
以瓜葛而已中間文會乃其緣起耳方將落其華芬
相趨於高明之界契好益深而短長亦相形矣我之
所有君未必無君之所有我則蔑如我之所言君無
不會君之所言我或聽熒雖然愛之也深其不思助

乎望之也至其不求備乎流通無定本未嘗不高其學而猶欲其專固守一謙虛不自滿未嘗不大其志而猶欲其奮迅向前吾與君合商量者儻有此耳亦曷嘗推吾之所有補君之所無哉如君之聰明雖使求師於千古猶將有受其困者況於今世乎況於鈍劣如我乎知藍水之不足則吾不欲受其拜取芝蘭之相薰則吾不欲有其年補棣蕚之有缺則吾不欲論其序然則非師之云乃朋友也非友而已乃兄弟也壹怪夫君之過於恭而乃其情則脗合無間也至於死喪禍變迫窮憂悲疾痛痾癢相關而相體相憐

而相周旋惟君與我同一肝膽耳吾所爲日夜腐心者君亦耿耿而死君死十餘日時事乃變長逝者魂魄吾知其爲我鼓掌而俄又霧月吞吐長夜轉深視吾首其盆尚在在今日可與論此悲者惟君不昧地上則無人矣嗚呼此豈非我之至窮而益所以悲君者乎己巳之夏君有去故里之歌他人誦者悲甚哀郢雍門亦莫不以城郭爲憂今則城郭如故而君不復來何其事之與詩反也然君之靈筵則返茲青嵐矣俯視都中煙塵鬧濁四山童濯君尚有疑於城郭之是非耶今此伯父之所隱几即疇昔之所共陪也

每一過之怪其無君乎其側顧視東廂總帷閴然有哭如猿而我淚已應聲矣啁啾之頃步匝庭院以求其談笑往來之素則松風庭草之外無復髣髴惟茲目下之迹已如此其翳如況其身後之圖將何以壽之耶君之志高矣求其眞不求其名常欲其心不朽而不欲其名不朽後死之知其心者當以此相體而情勝乃在我輩已與魚君舜瑞收拾君遺文彷徨四求至破湘水之屋壁而得之裒爲一集每閱之嘆其寂寥而尚不忍輕之者以君精神之惟此寄耳將欲附合於卓爾遺稿其刊行之早晚事耳然君於此得

無嚬蹙數日乎我既不體君之志而尚欲君之亮我情其亦悲矣嗚呼仁甫以爲如何自君之沒吾惡滯之無從久矣屬方時變五内狂亂神不附身凡於送終之際都未用情甚至侑奠之文亦不能逮意每念斯愧未嘗不寤寐於邑也俛仰空山春序如流遂以一棹下來則君之祥日只間此夜日月之速固若是忽忽乎我既哭君矣而存又一年則從此而悲君者又不知其幾日也信乎窮之久而悲之甚矣始者所未攄今乃見之於斯文紙墨多矣情亦竭矣及將就君之靈筵尚覺有結於腸而未抽者君之訣書在季

逹之篋已過一年而尚未討來可知其中有大不忍存焉凡此忉怛已言而有未逹欲言而有不忍吞吐詳略之間都在君冥會而已嗚呼哀哉尚饗

祭洪仁甫大祥文

維歲次丙子三月丁巳朔十八日甲戌爲洪君仁甫之再朞從舅三淵子痛其筵几將撤音徽永翳無以寓情略備酒果之奠而告于靈筵曰嗚呼君之云逝曰爲三年如將見之今則已焉存時惜離三日眼穿何其又堪豈我相捐君有粹質善以時遷孔門之立時雨化然由無陶鑄不能顔淵年又較短奈何老天

逝後光陰如閲奔川莫以與君我則頽延餘日何用
涕泣爲年君之視化睠焉我邊四大將解一札能宣
愛景崇德乃其勉旃我非其人感實中纒心期炯炯
萬世窮泉嵐臺哭盡亦撤几筵我淚之長沒齒其漣
撫迹而言漸疎目前洩哀此觴了我周旋

祭姪婦申氏文

嗚呼孺人來而姑沒遣日以淚逝也舅病含憂入地
何命之短楚毒其備如言其質端惠簡粹穆然何言
所敏者事嘗藥之際吾有所試蓬首露立殆廢食寐
間以甘毳忠養我母我母曰誠罕見諸婦庶有神勞

回憂占喜錯莫徵熊驚愕騰蛇仁而禍足神理云何
心臺返柩黑夜三更廣室再虛中饋誰將東郊我出
呑悲視弟喘喘短氣問爾安未凶音遽呈羸骨如摧
扶而止淚我腸軋回斯時斯境靈應泫聰始在含歛
夫黨無有借曰有諉我顔則厚求山粟北效我奔走
邂逅逢吉天虛一丘仲冬鬳發風藏䁴留生無樂日
死有安藏嗚呼悲矣遣以一觴

祭尹壻世亮文

余須在世無藉以活苟可慰遺膝下餘日亦慕古人
氷玉相悅傾心坦腹匪飢匪渴君既來佸處館倏忽

歲月之短間又多閱脉脉病側含恨决絕依俙并星曖翳霧月未詳其面詎諳其質然嘗倫鑑愛爾淳實心冲無競氣專不泄澆浮晚世抱朴者一赤子良心可保無失庶講古道頹波是閱以此論壽壽亦可必寧知泡散只緣一疾純厖之福畀諸挑達飴耇之門胡不襲吉天老理錯莫可致詰已乎已乎其死有說由爲我壻殃釁侵軋我命之酷君則短折君之旣傾我益慘裂爛腸刳瘡枯眼責血其何能堪尚寐無術恐言吾女盡燭垂滅萬事躬悼恨恨至骨新阡十里葬期無日一送則休斯爲何別酹觴爲文終天與訣

祭尹僉正坪文

維歲次戊寅三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金昌翕謹以淸酌之奠敢昭告于故掌樂僉正尹公之靈嗚呼余生衰晚罕接眞淳聞公之風飢渴求婚迎壻翌日拜牀其奔揖其魁碩果梧陰孫鐘鉉之望何坐而屯櫝璞之蘊未剖其文冲乎秉謙穆爾訒言乍奉談讌已足忘年世誼之隆厥有淵源講好稍曠婚媾以敦永擬劉范周旋孔云玉潤之亡風燭其翻憯愕凶變破碎嘉緣嗚嗚寡鵠嗷嗷斷猿人亦有言緣淚朽身嗟公過哀寧爲石人重泉之樂至愛攸萃黃耉之禱私

願則偏竟莫挽止公已世捐嗟我險釁帶累德門禍
有相薰頑見獨全哀彼煢煢若再隕天將焉置此憾
公寡恩慰譬語窮提恤力綿錯莫見在荏苒兹春風
雨寤懷去年今辰白門之側燈漏遞頻評藥向昏撫
柩將晨乍共周章間叙慇懃惚惚恍恍半夢半眞靈
帷目中謦欬如聞乃曉西廂公淚積痕凶辰併至練
葬其紛存者何堪逝其怡然携兒太素笑歌春雲倘
一臨睨悼余遊魂素紼就船驪水沄沄從葬願乖有
係病親萬事痛恨何地可宣抽腸爲文淚在筆先草
草而止觴豆亦覃靈惟昭誠庶有歆焉

祭從子崇謙文

維歲次庚辰十一月己丑朔二十三日辛亥叔父三淵翁哭祭于崇謙之靈嗚呼崇謙何氣而來遽爾乘化又何返哉堂堂其標豁豁其襟非小兒相戾也大心臨事之勇萬人其往愛才之優四海以廣論其氣度有是倜儻析微毫忽慧性則殊注是於詩髓也非膚少陵之室其殆得樞肖其老蒼併與忠憂非故效顰實天假嗚長歌痛哭平地不平窗友其云今世賈生惜乎其志身與詩亡有來嗟弔曰喪國士可但吾兒更無餘子慟有倍酷伊惜之以煩寃之吽感悔老

天玉裂竹折理絕再全風雅散韻山澤餘情偶一舉
目其迹縱橫漁樵帶傺矧其父兄階庭之寶視若固
有一瞎失之沉恨萬古老懷兀兀無可開口爾之埋
矣斯世其腐言淚盡此爾舉我酒

祭伯父谷雲先生文

維歲次辛巳四月戊午朔二十二日己卯第三姪昌
翕謹以酒果之奠再拜哭祭于伯父谷雲先生之靈
嗚呼伯父之臨撫余小子百年惟半矣恩育而德誨
之旣罔極矣逮巳巳失怙以來伯父之爲天也又是
全矣庇其暴露之身而置之於懷收其風雨之泣而

使勿見骨依遲於覆巢之側悉款乎樹屋之謀呴濡顧復兩不相捨頑喘之得延以有今日而伯父之精明康健日勝一日則是殆天將悔禍于我家而使伯父獨得喬松之年以殿滄桑之後也夫以冲恬淵湛之性敦慤山靜之德守一之外與物無競始不爲軒冕金紫所洩氣終焉龜鶴麋鹿之與處是其致壽之道固皆有符而天之憖遺抑豈無意於衰末哉世道之澆漓極矣務華絕根者皆是也而觀伯父之一味淳和則鄙夫其恬矣宗法之替渙久矣或眛夫尊祖收族之義而仰伯父之老成典刑則小子其歸厚矣

夫世無淳俗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者近之家無睦道則鬩墻之不已至於日尋干戈者有之於斯時也伯父之爲一老其不可以不壽且久也猶之乎衆草離披而碩果不食萬屋皆燼而靈光獨存是以凡在親疎與遠近莫不懷樂敬慕而又必候其興居之節以占古意之長短焉若小子私心祈待之無窮曷嘗以期頤爲限而已哉葢於十餘年間每嘗竊識其匙筯多少及杖屨闊狹以至談話酬酢微入於蠶絲牛毛一一形神俱勝未覺其爲老人而便是少年意味也夫如是奚而棄背若是其奄忽哉天乎天乎痛矣酷

矣自他人而論之則七旬踰八便是耄耋而享淸福
數十年不呻吟而化以爲無憾是蓋未曾視履考祥
有以責施於司命而其於老天慭遺之初意亦有所
未徹耳況以子弟之至情而未能用誠於死生之際
其變故倉卒乃有琴未及撤簀未及展而纊則屬矣
若小子東門之駕拜顏隔夕而山頹之音遽至於馬
首嗚呼此何爲哉嗚呼此何爲哉若是乎天之毒我
而小子之爲其所欺亦甚矣到今而思之向之所深
喜其康健日勝者適以弛小子愛日之誠也矣今日
不拜謂有明日今年曠側來歲可卜至於山林久侍

之計畢竟爲日甚短此爲萬古之大恨嗚呼可勝言哉小子嘗讀龎公傳而爲之喟然曰鹿門之隱盡室俱往而鳳雛獨翔於成都則雖家人父子而臭味之難齊如此所貴夫疏廣受二子者以其能兩忘名利故耳夫不爲名利所誘而見阻於山林者則未之聞焉伏惟伯父之誓墓賦歸乃在中年以後而小子狂傲始有七不堪之說是宜卽日巖泉相守以終老而柰之何出纒而猶若在纒願從而竟未克從趑趄徊徨遂至兩成闊絕谷雲亭沼之所小子之迹甚疎而寒溪之陪寢與雪岳之孤駕捻未有一日商羊之樂

而若懷夫異代相感之情嗚呼其悠矣屈指承顏之日多在城裏而實則非其好也嘗嵐臺月曉禁鐘其鼕則伯父喚余而語曰秦時避世之人入于桃源宋朝先幾之士入于順昌惟我與爾其不可以躔此奇蹤乎遂慨惋者良久蓋伯父神傷於禍故之際腸蝕於積慘之閱本不以斯世爲樂而其不樂尤在城居所以晚年蹤迹多在華陰人或病其太深而猶以爲未也乃高情遠韻則超忽乎寒溪雪岳之間梅月之與翶翔而畢竟委體乎塵寰者迹也今將奉靈柩出就楊山終天之訣只隔兩夕小子之崩隕號天豈有

餘腸乎猶有未竭之涕則將走乎華陰之叢桂峰下與猿鶴共哀號哀號之不盡又轉而之雪岳之碧雲溪撫其手題三字以盡吾哀而已嗚呼痛哉

祭士典文

人生百年定限有無羸縮數歟啇顧力歟茲理玄昧有莫究由吾爲子惜竊自嗚呼楓溪宿昔與講大丹玉籙在把花醞盈樽仰靑睹白喬松咫尺忽此斑鬢撫子玄木斯世信幻噫亦太促惟君標格竟非凡骨縱未鸞鶴鵷鷺之傑當朝玉立遇事風生仗馬方喑朝鳳獨鳴遂攬湖巒慨然澄淸于其大處見子剛特

自餘嘵嘵世自險側跳丸雖疾我斯陻史幽明寸心炯照無餘以此送君其安泉塗逖矣從先旌翣南趨孤兒欒欒葬謀疎疎我責多闕實以煬憂慚無顏面以對季方獨有多滯盈彼古亭池淨石姸楓森栝靑追隨于斯觴詠于斯世故飄散俄又圍之百年斯亭何許心期君今逝矣嗟我之畸山阿邈此風月與誰詩了薤唱酒止酹危一杯難持今日始知嗟嗟蘭谷與子長辭

祭閔右相鎭長文 代伯氏

恭惟大爺金玉其相光輔 三朝模楷一邦有嚴家

範繩直矩方難爲房下匪公莫當公質允美麟厚鸞
祥處心寬和律身簡莊夔夔過庭不愆不忘勤調鼎
茵細檢篋囊匪家之幹是亦平章立忠有本何有顯
揚猗今重較令望卬卬韋平之拜赤舄重光泉目皆
拭注意彌匡作霖其庶騎箕何忙論公純德享年宜
長噫其盡瘁是祟膏肓麥鳩之政丹書浩穰矻矻夜
燭求生如傷阜財地部振武兵綱樽俎邊籌袵席翳
桑事煩嘅少遂以云丁哿矣恬憘息偃在牀勞於何
有壽或無彊百身莫贖天奪我良如屋去棟若濟失
航輿悼 袞㞒結恨巖廊野有輟舂街有泣商輿情

剕然余慟曷量若昔兩尊柱石　宗祊精白一心協
誠贊襄國與休戚家共痛痒申好秦晉嘉會叶雙禍
故屠維嗚呼可詳滄桑百變烱然寸腸歲寒之說猶
是尋常情隨年深相看鬢蒼余出東州實是分張銀
遷沁滯荏苒星霜間接風範終遠門墻聞公大拜病
報相將憂喜難雙采色蒼黃五雲三台虛占煌煌訃
車忽至失聲慞惶公私慟深恨水茲茲歸朝惝怳若
值班行顧影則單踽踽倀倀終南沙堤每過悲凉斬
焉柴墨哀我壻郎年光隙駟序周勾芒悠悠春草再
宿驪岡逮茲筵几始奉奠觴百年之淚隨酒一滂靈

鑑此忱庶其來嘗

祭伯父遷葬文

壬午四月十九日第三姪昌翕伏以伯父谷雲先生之靈柩出自舊壙奉安于松栢堂凡有六日將又以翼日辛未永復于萬歲之宅惟玆終天痛懷殆甚厥初謹具菲薄之奠薦于柩前而跪陳訣辭曰嗚呼痛哉昨歲凶變乃在京洛儵然乘化不以枕席小子後至慟有餘慼深惟雅情猒世薄阨歸山嫌淺望城欲哭青嵐之峀乃其寓迹豈遂長往太初之谷其然其疑五内錯莫衣冠之眞詡非玄木攀號隨衆謂哭是

錯白雲在望神往東北旣殯旣祖乃完窀穸慨如不及俯仰虛廓天時改燧人事闋服痛乃無聊丘壠是卽幽明判矣此焉躑躅有淚莫徹泉路則邈今玆啓埏如失而得知非久留又切崩迫哭爲眞哭哀始罔極靈柩奉安舊堂松栢神期若存萃于玄魄僾然謦欬愴焄香燭往事無窮偏有所憶騾騾東出夐自遠竪迎候以拜五柳之側渥顏厖眉喜猶康適靜閒斯堂承誨反復煙霞之蘊幽逸之躅亹亹話長燈灺月落赤縣之奇鹿門王谷吾東之高慶雲雪岳從我者誰時哉旣亟慨彼戀世如燕巢幕盍歸乎來深山麋

鹿家庭峩洋猥有所屬敢異其趣歲暮存約一息千古山空澗寂老屋在斯巋然如昨嗚呼先生竟亦奚適諄諄音旨傾耳已聞錯落韻語遺墨在壁盤盂皆銘几杖觸目靈依眷顧余何膓臆憑依題湊無幾晨夕畢竟歸復萬歲之宅病卧三日自貽疎隔亦未效力負土之役終天痛恨罪又難贖惟茲觴豆寓誠菲薄伏惟尊靈是鑑是格

祭北溪李公世白文

維歲次癸未六月乙亥朔十九日癸巳内弟安東金昌翕謹具菲薄之奠昭祭于近故左議政北溪李公

之靈迸於鴻厖得氣易薄洪洪充體碩碩滿國公之
爲氣其亦磅礴閎乎變故其守易弱確乎硬脊屹乎
立脚公之爲守其亦堅卓追夫衰邁其志易衄斬斬
墻壁蹇蹇瘁鞠公之爲志其亦健篤即是三者觀公
偉然衰世人物公則免焉固天豐畀器業以全成我
宅相亦公淵源粤我曾祖模楷四國先子斤斤一節
精白公攸禀承法門在是清約簡靖律身之以廉謹
恪勤奉公乃爾獨所未慣數術權機持是拙法未始
見奇死生禍福駭機方來東西怵迫萬夫色灰我則
如故夫何爲哉惟天下事有爲不爲爲之而成人知

事功有或不爲樹立乃崇澶淵却虜壯哉萊公河鈐
平藩文饒亦雄珍牀路闒天書媚君不可已乎利欲
攸昏歷選古相公於是賢斗筲何筭嗟無可倫鷄梁
濡翼蜉蝣華身依阿洪忍顧後瞻前狐蠱鬼蜮自當
别論萬命一葉梢失副手艱虞方大公則釋負江表
桓謝虜以覘國小人之憚可知喜躍肝膽楚越戶庭
戈戟何親何疎有厚有薄小弟狂頑蒙愛也特海島
哀囑義晃原鶺周旋洞徹兩盡其心己甲之際其語
切深朱門夜燭偃若蓬戶脫略名迹長幼忘序終天
欠債負公一事北溪莵裘辱屬爲記歸惟莘尹止則

燕頤東山綠野叅互主客沉吟商量筆鈍化速今焉溪上奄啓玄隧萬事如願無憾入地衣冠緬矣精爽隨閟洪洪碩碩大化之歸確乎屹乎萬世有辭獨無一老扶顚忘衰若曹於蕭遵法爲誰公私宛轉憂與哀幷痛哭爲訣淚如河傾

祭亡室李氏文

維歲次丙戌十月乙酉朔初六日庚寅安東金昌翕謹以家饌酒果致奠于亡妻孺人慶州李氏之靈嗚呼君之勞生可謂到骨呻吟囈𠹭積惱成咽屬纊以前皆其憂日今焉溘然豈將休歇嗟我半生遷景飄

瞥只坐一适百爲兎裂君誠自苦以順爲悅非君之順我适安設在昔燕爾乍調琴瑟衽席之談出入巖穴偵君眉睫知不相拂蓬萊一節狂飈與軼有或來傳已雜其髮穆然其俟咸稱靜壹余狂稍戢偕隱是决繁華京輦翕赩閥閱綺紈餘戀雙刃其割穹崇太華疊嶂鬼列鹿車微蹊雲棧詰屈三釜畜黛毒龍攸窟風雷白日健夫猶慄察君顏色處以恬逸閒閒桑者映蔚松栝丁奴斫畬蘭婢折蕨鶴林長日有味其說樂莫斯樂矣不浪出天慳清福乍與旋奪庚申癸亥弟妹殞沒慈闈過傷瘵與腸結一出山門未離其

滕京第既成江樹突兀三淵之思勖我嗟咄曰此棲止所樂則不棄春高風君毋愧匹已已滄桑舉室播越血泣爲日生理焉詭險坪借牛君自矻矻賣珠牽蘿一婢力竭寒溪樹屋余影欲滅君往含春履余其發聯翩捲入擬待冬月以歲不易値其大屈兩家垂白拘攣亦切楊峽之歸於計爲拙取近松楸追玆幷橘慈訓是奉苟守涸轍鳥飛隕毛人徙耗物流離歲久力微弩末朝春鬼麥夕嘗其糲井臼疎冷籬落蕭瑟虎以奚去委骨巘嵲砥婦適至絅綢四綴雹晴閃瞎風牖窣窣狠狽失圖眞不黠矣圖新檗溪一紀始

閱涔水敗堰虧牛再失事與願乖窮與衰迭艱憂倍
劇澒洞可掇迢迢麟峽我愛幽密失恃以來歸思莫
遏孤棲板屋莫共飢渴知君方殆勢難携挈鹿門初
願豈欲無卒往恐相累君非自恤遲徊悵恨遂至决
絕君實清羸勝衣力劣日嚬月呻病心有疾膏肓之
外奇疹迭發自在其室咸感短札受恩舅姑却又偏
別辛亥遘癘先考撲熱丁卯蓐阨先妣救絕齡如過
曆神殆寘隱若論恩造噓枯肉骨承以護全亦我孝
節我實相剥搜膏淩血及其垂絕殆若是恝寘寘有
知豈勝呵叱痛固無窮慚亦非一君之入洛女病攸

掣身嬰百痾臃潰命折畱非久討死非其室捴是逆旅可哀存沒契舊之助賻襚瑣屑斜衾得免附棺有實閣餘脯腒市致柿栗送終之禮可謂無缺莫養於生重可追怛新兆堅城卜云其吉亦其形局龍勢蟠鬱焓山祖臨金柱旁列舍飾象著產祉可必歸安于玆君事則畢獨此窮鰥居世忽忽往伴枯禪溪雲岳雪猶有筋力汛掃寧闕春露秋霜來往趁節及其未能百歲歸室語盡于此腸摧淚泄

三淵集卷之三十二目錄

祭文

祭仲氏農巖先生文

祭仲氏大祥文

祭麟蹄族兄文

祭姪女趙氏婦文

祭亡弟敬明文

祭李子東文

祭權大叔文

祭伯嫂貞敬夫人朴氏文

祭亡孫懿行文
祭外兄李林川湛墓文
祭李仲謙文
祭懿行初朞文
祭孫女尹氏婦文
祭明行文
祭仲婦朴氏文
祭俞君四墓文
祭族姪仲平時和文
祭純行文

祭致雄上人文
祭居士崔春金文
告文
告亡室忌日文
告雪嶽文
哀辭
李思齊哀辭
從姪女宋氏婦哀辭

三淵集卷之三十二

祭文

祭仲氏農巖先生文

維歲次戊子六月壬午朔初五日丙戌弟昌翕謹以餅酒之奠敬祭于仲氏農巖先生之靈嗚呼痛哉吾於仲氏忝爲兄弟五十有六歲矣二齒以差迄兹斑白追筭其過去光陰則號咷蒼黃之日多占分數籩豆湛樂之時一何稀罕所欲補踦於未來者若將以林下十年爲期焉則仲氏逝矣吾其半體矣天下可哀者莫如吾兄弟而就其身命而論之人尤以仲氏

爲可哀焉嗚呼生而不如人生死而有甚於人死行
路之所於邑門客之所傾寃骨肉更何述哀哉蓋感
服仁德所祝以顯融蕃衍者則曰何其報施之舛乎
槩悉蘊抱所惜其文章經術者則曰胡不一二之試
乎或以福極豐嗇致憾於天道或以邦家殄瘁太息
乎人亡是其好仁而惜才要皆百身之恫而未知於
仲氏分上只可如此說否以弟之愚雅知其大心所
存矣廓然一胞靡復間膜凡於美物好事有吾已擠
之之意矣況旣自處以天地一罪人則窮爲吾分其
肯安於致福乎否抑嘗奉教於儒賢出處矣伊周之

大行尚矣孔孟亦云棲棲即如程朱際遇僅有煥章
之講行宮之奏則賢路崎嶇知其已矣然捨吾正法
而降就夫隨時事功副急手段則苟矣況經非通天
而傅會是事文非綿地而藻賁爲功又其靡者乎今
以此論之則凡世之爲仲氏所致歎者皆其已擠之
福其欲裨益於邦家者不過爲救得一半計耳其相
悲也謂之相悉則末也然則談百年之命而較其得
失者是爲一人而悲也論當世之才而惜此淪沒者
是爲一邦而恫也惟斯文千古猶有未究之事是識
者之所結轖亦仲氏之難瞑處須知稷契之業非其

所任而別自擔荷者甚大喬松之壽非其所冀而欲用桑榆則有在如是說恨方爲知己之淚耳竊謂有天地自然之道有聖人經典之理有大賢訓詁之義天地之所不言聖人言之是爲天地待聖人也聖經之所未晰大賢釋之是爲聖經待訓詁也訓詁之所留蘊千古是待亦朱子無窮之意有謂朱子以後義理大明無待講研此言易瞎人眼目若如是說則爲學於朱子後者其將有約而無博乎無某工夫看某底不出又誰說也仲氏每與弟言此未嘗不痛惋於世儒之陋也噫武夷邈矣吾道其東天荒旣破夷陋

稍革陶山之沈潛石潭之開發由此其選也然義理無窮聞見有局往往罅漏從補苴而生出張皇反使之幽曖道之難明豈有了期乎抑又有難者難乎者心歉正在於俯仰易眚者目障翳生於眄睞或驅脅聖賢之言以從己意或迷錯朔南之歧以爲到頭此皆心目爲咎幸而得免其錯解則又意滿口重不能明白說出此延平辨論所以被短於晦翁子厚筆力所以見畏於明道者也輪轅飾然後人用其車不其信歟以此知博學而詳說之亦非易事除是有間世周才可以與此且道學有博約全體人稟有短長難

掩令上下尙論求其操存之密踐履之篤勝如我仲氏者固亦有之至於問學一事愚竊以爲天授神解使獨專其能也蓋得乎天者固係地聰明本之乎公平心量加之以發脫辨才此之謂咸備夫水平而萬物取準者公也鏡瑩而屢照不疲者明也地盤正矣天光注矣從容退步優游徐趨入其中焉若將沒身於此不參以一毫欲了之意於是淺深以序堅瑕靡擇棼然亂絲之綸到手則理砉然肯綮之會迎刃其解始則觀其會通吾與之虛而委蛇終焉命辭無差吾乃沛然蓋眼隨心透而眞見斯立筆與舌謀而妙

解乃出論其傳送之妙則心眼筆舌融爲一致究其
貫通之功則經訓天地之理咸得其所待向所謂朱
子所待者我仲氏豈其當機歟夫以高朗通透之資
著虛邈刻苦之功是則偶一間値可見天奉者大又
所置其身不于巖廊而投之於林野寂寞之地者殆
將培積聰明用究可大之業夫不以一字明訓博一
世善治寧可　聖朝失賢輔不可朱子無忠臣亦一
差遣之意南軒以朱子閒中究業爲殆天意者亦可
謂古猶今矣隱度仲氏之意亦知其天責有歸則益
復精進不以疾病自怠健天之以高山之仰悠然身

世之兩忘憒樂之相循又豈知年數之止於此乎嗚呼痛矣嗚呼痛矣平生血願所欲效忠於朱子者成就箇幾卷劄目耳其餘逋債於經者若三禮之藪大易之蘊所待夫剔抉發揮者則炯炯意到而手未下矣其胸中草本慘憺排鋪所欲化今與傳後者將隨大化而冥没矣其至言妙論洋溢後學之耳者猶有餘韻而終歸於日遠日忘矣比檢遺篋閱其雜識而掩涕矣其錄康節六十六之詩曰使我却十年亦可少集事如何天地間日無再中理亦註其下曰吾今五十二矣距彼猶十三年云而方喜新知益勉向前

只欲未老而集事不欲既老而作悔其志可謂壯矣果使其進滿其數恰如邵翁之年以充其本願則餘暇弄丸將躡其鞭霆駕風之軌而地步有餘矣惟此八九年天何愛於仲氏而將以畀誰乎竊惟仲氏於此學自在靜觀門館已有發端而中間出入乎韓歐門庭幾作因文規模矣逮夫家禍自廢損之又損以至熟其生而生其熟矣抑弟之得師天倫猶子由之學於子瞻自始磨礱只在於文墨間事亦嘗以通蔽敏鈍竊相方比而知其十駕不及也眞所謂步亦步趨亦趨及至超軼絶塵則瞠乎後矣其在年盛志不

專之之時其評詩其論文兄曰甫白弟亦曰甫白溯而
至乎鮑謝曹劉而有同嗜焉兄曰韓歐弟亦曰韓歐
溯而至於班馬左國而有隨喜焉及至所之旣倦情
隨事遷而一爲僇民萬緣都灰則霜降水落政其返
本之之時兄曰洙泗濂洛弟亦曰洙泗濂洛嗜好雖轉
其念頭數學只仍其步武向之甫白韓歐今則爲洙
泗濂洛矣向之所欲追眉山競爽之美者今轉爲河
南講道之之慕矣自是以來相爲偲切蓋有無窮之樂
於是世路薄阨師友道閉出門而無可適矣間亦一
出而有嚶鳴之求則到處驀面有言不契畢竟惆悵

而返嘯詠棠棣之下則宮商相宣始覺在是五經百
家三才萬象以至九州五岳千奇萬怪凡一理之所
合散靡事不論論必到底亹亹晨夕或至燈灺雞鳴
而不知倦往往散而各處合必有新講論亦有神韻
不以山河而隔塞峩峩乎雪山百淵洋洋乎渼湖三
洲亭爲深魚往來何拘朗月淸風吟弄有餘是其心
期所存脫然於塵外者如此惟彼寒雪一域曾經仲
氏留躅而獨有欠債於百淵百淵之側成我精舍則
藏修之趣思與仲氏共之雖仲氏亦於此馳神矣早
晩蘇健有日準擬奉陪巾屨追逐雲月訪採薇之遺

墟理叢棲之餘韻仍集一二士子共修拂牌古事固所耿耿於中者卽遠計莫遂亦有翠微新寺可布講席所欲了事於三禮大易者庶其在此而晩功未圓存沒遽如許矣去冬百淵弟有一書報以萬山氷雪有朋遠來則仲氏喜而賜答有分外企羡之言結辭却又悽惋嗚呼其爲絶筆矣相離六七月教人知困而疑晦滿腹遠遊看山而意思流動者弁俟歸日一一吐露而稅及病牀之下呑不復宣只此伊鬱已覺難耐從今以往未死者日月未知其幾則抱此悶悶何以爲生耶以弟頹惰稍得扶竪識些道理緊仲氏

惠訓是賴以有今日自遭凶變心膽破碎風味隕墜看此神志豈可復致力於温故知新之業乎計將自此擔閣遂孤平素相勉之意是又自悼處也親愛憂我者勸勿還山而要非知己之說百源羅浮自有事在吾何能久於膠擾乎此後調度只得抱朱子全書還我舊隱極意鑽研叅互以仲氏劄目有以融通之則庶幾神情相近不爲存沒所隔猶有惰時亦望高靈數賜警醒於寤寐感通之際俾不退轉否言之及此腸肚潰裂若復家人昆弟喪慼孔懷亭閣書籍之所區處筵几婦女之所歸宿提起不忍覼縷難盡終

是斯文千古之痛爲其大者竭此聲淚都在此矣嗚呼痛哉尚饗

祭仲氏大祥文

維歲次庚寅四月丙申朔初七日壬寅弟昌翕以仲氏農巖先生再朞之追筵几將撤也謹備餠酒之奠罄哀一薦而侑以文字曰嗚呼凡人相別至於三年則爲嘆聖人制喪一以三年爲斷夫思而不見則苦其遲久存而欲留則覺其忽日月居諸豈有進退於其間哉特悲者之爲心爾自先生之棄背也余之忽忽倀倀蓋有未召之神而至於有懷莫攄有疑莫

質伊鬱孼積殆不堪於須臾一日三秋之不翅夫如是焉得不以爲遲久乎筵几之設哭泣之洩獨此爲哀之所寄而俄焉收撤殆隙駟跳丸之不翅夫如是焉得不以爲悤忽乎蓋以爲生別不堪貽阻之久判其終天不忍遺迹之閟悒悒乎將冀其再覿落落乎竟無所憑依以此言哀其情理可知已自余之失先生也師資道絕其歸處雪岳所親近者崇峰溥淵而雪月煙霞之與相周旋以爲高明之具可以助道亦庶幾遣瀉悲悁而畢竟了無所益獨覺幽峭之境反惹滯思性以處靜而體寧也神期之通乎寤寐則較

益分明若在客歲仲冬之晦夢奉談誨語及乎曾論
死生有命余則硬判曰所謂有命不必某月某日不
差一刻如邵氏李虗中之爲說也只禀厚者易壽禀
薄者易夭大綱如此是固分定而若其間紛綸參差
隨行而流轉者則有不暇舉吾儒所談命如斯已矣
先生欣然點頭曰汝言是也覺來意味融釋大略如
平日受誨時豈幽明彼此之間以是爲疑團而發之
有以耶嗚呼悠哉凡此三年之間余之塡胸塞肚鬱
而未决者何止一二而至於文字間所合商量若文
稿之弁卷墓石之著記汗顔承乏自知其不似而斤

正無地益增抑塞芒芒出山而來歸到岳麓依舊一空宇閴然下帷更何禀質之有所乎然而進而奉奠周旋出戶髣髴乎金聲玉色之在上神理伊邇德音若存而是又不可以久矣數日之後奉主入廟遂判爲萬古閴寂余哭亦呑矣先生嘗謂王陽明亦有好說當哀而哭盡情便是哀中之樂然則余之呑哭豈非哀中之哀者乎哀之莫洩所以益哀如將彷徉四走遍求杖屨之迹則三洲鞠草矣永峽灰燼矣躑躅徘徊余其大鳥獸矣顧此寸心結轖其何能忍而終古乎日已盡矣今夕則哭薦誠餠醪竭此聲淚嗚呼

哀哉尚饗

祭麟蹄族兄文

維歲次庚寅十一月辛卯朔二十四日甲寅即故麟蹄縣監金公安葬之辰也前一日癸丑族弟昌翕自檗溪會下謹以餠麪薄具昭祭于壙上而訣之曰嗚呼兄之升沉麟邑焉終弟之苦樂雪岳焉窮人生墮地信有差除因緣湊會亦數之驅兄初下車賁我山淵巖開板屋稅割畬塵綢繆飮啄事事周旋意異招隱情厚買園馴雉桑月皀蓋有翩停騶洗斝石門之前啜其紅芳跂石而語曰此奇會格外花樹追思其

樂果不可朽後期謬悠俄拋其紱牛刀割雞刃有餘
手驥病在櫪臥不驤首沉淹砭焫閉門日久蕭條豫
章凋共蒲柳相看索莫兩杜其曰庚神有相遐莫是
副居然七尺一木之就弟來自鱗失聲柩前存殁常
事窮達胡然我宗之微廑廑文墨其孰如兄偉表洪
局氣足排邪才優剸劇惜乎天慳桓圭重較鶴軒鷁
梁彼哉得得相天下士吾不復爲歸從麋鹿雪峽雲
崖林餘茇舍石留名字禪㘭與泣永言去思升沉苦
樂兩訖于此團圓融湛偏在于是花開每春水流千
古迹有難泯何限滯緒裒腸回薄即事酸楚臨茲玄

埏薦誠麪雖情也匪物靈庶歆止嗚呼哀哉尚饗

祭姪女趙氏婦文

簪珥爲身傑然男子愁哭爲命故自意氣英談俊辯如尚在耳荒壠宿草豈其潛寐餘情不泯所以益悲勤於成屋瘁於鞠兒採花營蜜辛苦爲誰新園有植果已登筐呼爺有稚語不及孃雖汝之傑魂應盡傷賢郎之腹慈父之腸何理以遣悼與日長獨此相捐嗟余之頑負負存沒木石于山難消者恨莫淹者時終南哭輟我涕遙飛寓哀果醪靈擧斯巵

祭亡弟敬明文

維歲次癸巳閏五月丁未朔二十四日庚午叔兄三
淵翁略備酒果之奠哭祭于亡弟敬明之靈嗚呼人
之所不免者一死耳死之謂歸也而眞能得所歸者
鮮矣父母之與其身受以無虧天地之賦其性養以
無鑿兩全而復之方可謂得其所歸嗚呼豈易言哉
善乎朱閣之論以愚鄙而死者謂之窮困而歸殭暴
而死者謂之憂鞠而歸道達於生前者曰榮顯而歸
仁惠於生前者曰欣喜而歸蓋窮困憂鞠則其路茀
矣榮顯欣喜則其路坦矣若君之歸其庶坦而不茀
者乎嗚呼君雖未壽亦五十年在世矣考其終始蓋

無有不善幼而婉色得父母之憐長而恭職無子弟之過深體性疾之憂則如履淵氷永執終身之喪則若抱霜雪又將推親親之厚極其孝乎乾父坤母廣身體髮膚之愛求全夫仁義中正積屋漏不愧之敬上達乎踐形盡性此其仁孝之大任而君嘗擔荷之矣畢竟大限攸局所留恨者神化上面事耳自餘亦可以無憾吾兄弟素以道義相勉哀其忝所生而憂命之不立自其平日而然矣今日哭君雖以孔懷之難處而誠欲撥涕而美其歸矣若夫自悼則有之道之孤也質之亡也天根有未究之案也林下無相從

之日也嗚呼君於此道向之忒早矣自在夫洞陰苦堊之中技血刳心以從事乎聖學者惟西銘一部服膺切至以是立根脚而恢範圍焉至於玄通之思精確之見凡有研索究勘必透過數重務在絕滲漏而遮病弊論定則莫可奪雖以仲氏之韶音令辭動輒摧鋒而往往屈見而從之若余鹵莽意偏而言窒其於精微可否之辨無甚參涉稍稍受君資益而相悅者深則一合氣味有大同焉蓋篤信朱子也病世儒之膚淺也悶經學之埋沒也惟此意見自是吾家法門未易爲外人道也以是宮商不出於塤篪薰郁只

存乎棣林子雲堯夫不必萬世之俟而百年知己取諸天倫而足矣桑榆晚景謂保斯樂而戊子何歲仲氏捨我而逝矣今歲何歲又見君之亡矣三洲半破之琴終復絕絃於圖陰乎噫朱子以後義理難盡農巖稿出旁註之疑晦橫生惟是闡繹緒言以承紫陽之謦欬恃有君在而今失之矣君篤於躬修雅不喜張皇駕說而然其折衷羣言啓牖後學則亦不欲讓於人比年以來間有劄錄皆淵識所發足知其講道機熟也余自雪山始勸以從事大易謂是神化上事亦以仲氏之所留恨也略示以入門假令則君有犂

然之答旣讀矣又報以手舞足蹈去秋過板屋有靑
燈講易之詠意又耿耿也至冬所聞尤極灑落曠然
鷗亭之上坐想其雪雲魚鳥皆足以觸機會象何限
活潑余於是時方在玩心樓中積有玩索徐待連牀
而合符焉覿旣忩忩仍之以倉卒變故遂使余抱終
身不决之疑而君則與不可傳者䇿于一木已矣已
矣痛矣痛矣平生怡偲之意衰晩征邁之願豈只若
是而止乎所欲抽十重之玄關而進步於百尺竿頭
者我實以君爲導師而今倀倀矣嗚呼人有一死無
憾者惟君若齡筭之盈朒祿命之窮通未可混合論

也死有先後自悼者在我即鴈行之踈缺身世之悽廓亦宜別項說也然則在君有乘化翛然之樂在我有已事難明之憂以是較之則雖謂之生不如死可也嗚呼豈不痛哉始謀君窆所憂地隘而邂逅先壠之足卜得一丘此殆天隲孝思使之密邇妥魄以完其生順死安也西銘末後語吾爲君一誦而送之已矣

祭李子東文

詩亡谷風友道久圮及今衰末市交而已麋鹿深山我已絕類意中一人子實臭味四世交誼豈不深摯

心期所存不專以是在姿殊駑俊迹有飛沉郎異而同
淡也非甘觀人有術不於尋常朋比之朝爭奪之場
鳳不雞啄松不蘿纏乃如之人其可拍肩獨怪於余
兩相忘形過從或疎遇輒眼靑天屹雪山內麟外襄
我尹驪猍子管蛟鯨雲虹氷霰互吸光晶肆其爲詩
卅詠在屛筒惟僧傳蓋或崖戶跌宕之恣極于鏡浦
除書遝降方新朝局徐徐其趨鴻倦漸陸崇牙南臯
鼻猶栩栩脫略偃蹇氣岸如許疎疎餞席夕余造榻
駱岫黯黷軒靜月入世故萬端何話不及終抱恨恨
遂睽不合訃車遽至情牘後之搏胸失聲谷裂崖摧

神隕莫收久而若癡風流峴首顧瞻增悲老懷牢落
到底無偶迹疎京輦撫孤奚有孝子欵欵遺稿是屬
丹鉛才訖弁卷斯督子自難朽我實筆禿矢心則存
耿耿寸臆筵几告撤奄其駟隙窮崖卧雪感至淚滴
替致醪果聊告心惻

祭權大叔文

我初與子未曾相識李友瑞卿稱子大俠千里赴義
月朝卓犖始知今世有權大叔楚山之事果見氣節
生平山斗友手穿石急難衛護乃出疎逖滄桑狼狽
我家其一伯仲之間大荷津恤渾舍銜感深篆肝膈

由我太淡未勤徵逐水城之便天篤其合情傾意倒
可撼溟岳雲根創奇我贊彫飾叱移叢石若施鬼力
秦鞭與驅蜃構並屹呼酒落成肆余狂筆謂此八柱
撑拄浩刼風流茂宰配名無極沉碑漢水元凱其拙
子則撫掌稱以善祝最子爲政長於鼓作分數旣明
弛張有術漁醝奠津萑苻蕩窟匪要迤譽足備後式
蓋亦憂時臨海歎息眼前夷險水宗攸昔鯨鈎竹梯
此岸之著帆風一日赤關靡隔萊州緬矣彌水爲捷
合有關防因其天設延袤九郡犬牙列戟勢禁形格
以防豕突願擔斯役手錘背虆苟用我者身非所惜

斯謀孰採紸纊莫徹循例陞褒未舒鬱葎環衛淹歲郁鬢盡白差除有命究竟月岳上游千騎湖嶺攸扼劇如貝魏是謂盤錯牛刀入手始覩大割余適出山僅獲一覿別語無多贈予肅約智調權略所非不足濟以二字復何虧闕予曰然哉吾亦思得洗手之外無可用術毋滑木道惟謹管籥持是要法庶塞厚責語了手解北里瞑色解纜下車都昧其日惟企頌聲耳爲之側訃車忽至瞻先淚落未可謂眞胡爲其亟然疑百端竟歸錯愕長波大艑颶急桅折盤紆滿腹百不試一悲怛惻情余實深惜子於平日交道不窄

瑞卿之歿果誰深悉失一龔黃猶爲淺識嶔崎歷角
攞闔豹略投之所向用不可屈實有蓄積所欲殉國
炯炯寸心堂堂七尺忽忽來去載鬼一葉人事至此
天道莫詰賤疾三朔情阻恨積旣掩玄扃猶滯牀褥
一酹後時觴不親執貯淚數升焉可頓洩早晚歸洒
雲根之側神理孔炯庶亮腷臆

祭伯嫂貞敬夫人朴氏文

維歲次丁酉二月丙戌朔十六日辛丑安東金昌翕
以伯嫂貞敬夫人潘南朴氏襄禮將行於翼日不勝
悲哀謹就壙側陳此謬羞而文以告之曰嗚呼服術

推遠義在守經後賢能達同爨之情緦而又功可謂曲成昌黎於鄭期制以行有可體諒恩在伶俜嗟我嫂叔酷同所丁大禍孤島家哭滿城偏慈扶危覆巢支傾飄搖窮峽乃隣猱鼪鷹巖在彼知我哭聲生理何說湊泊零星夏潦冬雪艱窘備更魚菽百務嫂任辦營荼蓼猶甘手口靡停慈憂得紓祀事孔明忠有餘悃勞足損生贊頌曷既載猶幽銘感深知悉粗效鄙誠念昔百罹寧日無嬴七旬人事晚乃履亨含飴娛老紫誥承榮便自謂足乘化而征曠懷宏度自其生平臨湍一曲壽原天呈遠日斯迫倏來靈𫝗低徊

旌翣依違兩京眷顧維楊魂應怦怦庶此妥靈祥擁祉縈覩考其旋終焉獲寧噫我大家爲世範刑賓祭之飭壺政非輕碩人埋矣門戶誰撑臨玆窀穸敬陳蔵醴腷臆斯罄淚迸泉扃

祭亡孫懿行文

維歲次丁酉五月甲寅朔二十九日壬午大父以長孫振降之柩卽日入地恐哀爲文因朝奠以告曰嗚呼痛哉余自天涯聞汝凶音一哭而止茫茫然歸在途恍惚眞夢莫分若將會面還家之後及到抱山汝以櫬至纏縛掩蔽不見丰容卽日終天又將深瘞汝

果死矣其爲鬼矣腸於是摧淚於是竭然於神理猶有滯疑仁慈祥吉如麟如鳳以是擬壽其理則近精剛貞固如金如石如是而天於法無聞汝則兼之胡爲遽碎若將有爲又何不實余命之頑見厭於天必有身殃厚招神怨使汝至此豈其他故言念及此腸肉寸鑿老懷孑然又無可聊如杖去身若璧脫抱人以殤弔余若哭老人謂喪孫余欲喪明念我僻狹不能容物雖能愛人實則寡合雖自讀書懶於誨人雖於子姪未嘗假借乍未當機便欲向壁頑鈍之童傲蕩之兒尤其所憎或恐近側爲吾膝下亦可謂難堦

庭所欲莫如汝可自㓜未有妄動唯說天然自矩鮮不中節釆齊肆夏匪由師習劬書惜陰晷侯課督亦有慧性玲瓏朗徹璣衡坱軋氣朔贏縮九章盈朒六律損益以至占法蓍策珠林老師宿儒所未盡了汝則懸解在舞象年過此而往孰量涯際醇又精神古難其人得汝爲孫豈非奇幸存若固有沒知難得余於林居志存玩易思與達者俯仰錯綜世儒齷齪從我者誰亦有同人無可語此觀汝意用韻味無爽詞章速化似未綴念清癯鮮食炯惺少眠谷雲深處隅坐惟恭去冬團聚益見精進典謨艱奧咀若芻豢尹

俞兩壻亦來鼓篋玄關啓閉汝執鑰匙各言其志希心理味庶慰老拙以破殘景今焉失汝此事罷罷窮山堄處余始爲獨置身何所惟眼之枯天地茫茫汝知不知半丈深壙三尺短墳掩之窅黑歛焉蕭條淸醇之質端慤之操專壹之學敏妙之識知己者徂返眞于天嗚呼酷矣言止此矣汝其知耶其不知耶

祭外兄李林川 湛 墓文

維歲次丁酉九月某日干支安東金昌翕謹以單杯數句之文哭祭于外兄故林川府君之墓曰嗚呼昨覽吾兄己巳之錄感至淚迸摧我腸臆今來躑躅一

抔之側欲叙平素已矣冥漠俛仰山丘氣序流易面
上之土草黃露白殘生若寄斯世愈阨仁厚如兄安
可復得會下畱恨練日又迫顧此野蹤難掩輦轂請
從此訣無乃簡薄烱烱寸心靈應俯燭百年有淚罄
于單酌

祭李仲謙文

凡今爲學大抵騖名原其病弊捴坐浮輕子之沉潛
學以性成將益開大以造高明慥慥自强行慤事方
觀其氣貌知有壁壍亦其大眼嚴持藻衡於吾農巖
知德特詳紛然摳衣獨守玄經談理百端据爲憲程

不醜老拙謂是典刑源源其從欵欵寄聲中和妙詮
人物五常審問不措魚朴與爭要余强判愧非攸當
南游浪迹馬耳掣鈴堂開明月官酒溢觥傍覡游刃
案不牘盈講席羅列文笥旣傾花鳥中臺千瀑層鳴
聯輿散矚雲物流形高菴雨宿滿耳淋浪譚窮泉妙
夢隣太清飄爾揮手曰之昌平追有惠書辭旨回縈
象數成說投使細評濟困鳳山又勞專伻周旋宛轉
曲有餘情南北伊復寒暑乍更幽問到峽發封魂驚
尚作然疑乂乃屏營孝子求挽兼送和章噫其絕筆
屬意者長一死萬恨卒官淒凉月浪何地天毒降殃

星奔長亂夜哭高堂板輿後先柳車還京所可詳也
有聞擢腸若其志業初何涯量探珠玄淵遵軌景行
鬱乎壯思閎乎南鄉受氣非薄胡逝之忙致詰無所
終古蒼茫顧此悾悾無藉殘齡擬以桑榆託諸羲洋
擔道之勇振惰之殭今焉失之莫慰倀倀僊游一曲
早卜幽貞隨緣紆紱歸潔濯纓同棲有言惜未踐盟
猿鳥空林氷雪壓櫨平生所愛遺命託塋未能如願
魂應回翔易得遠日權就淺岡扶病來哭祖載之傍
嗚呼仲謙一何寘寘薦誠醪羞來饗有靈

祭懿行初朞文

維歲次戊戌四月己卯朔二十二日庚子大父以孫慤行亡日斯届而祠處有故自京備奠物來祭于墓告之以文曰嗚呼汝之捐世一何忿忿埋之荒壠風雨之中葬不成撲哭不盡聲忽忽如忘荏苒歲更逮茲亡日繞墳徊徨看我枯槁汝應疚傷身殃無盡禍威荐并昨哭汝姊未乾淚眶季女遘癘俞郞瀕死天之抗我亦何偏至櫱水祠閉汝魂其餒焄悽赴感庶在阡襄爺爲香燭孃治觴豆付與老身百里來就英英朗朗如將再覿旣至翳然依舊冥漠壠荄回綠生意舒敷鶯兒流音若聆伊吾汝之在世無日輟讀長

夜無伴從誰講確非無魂靈莫接笑語哀於是劇裂我腸肚恐爲佛莫奠汝毋吐

祭孫女尹氏婦文

維歲次戊戌五月己酉朔十二日庚申大父自谷雲寓所聞孫女尹氏婦訃期在邇而病未往訣摧割倍至略述悲苦之辭遥致柩前使尹郞因奠酹酒而讀之曰嗚呼余之見孫自汝而始往視門帨道巢之里允矣娟好瑩環玉珥婉孌抱持視汝遐祉槩巢居養莧腸藜胃壞裳垢面甕牖是倚苦受甘果可徵來喜歸于右族夫子良只庶偕其老克享榮貴命不侔身

豈其神理汝之同胞男女各四惟振與汝居首于次
精堅端慤亦略相似並從泡滅昔嘗夢思如碎雙璧
瘞于厚地周歲而然禍亦酷矣非鬼之惡殃自我致
煩冤摧隕老懷何置始汝往之鞶衿而已雞犬莫將
殆無一婢自執洴澼誰復助飲父母無力聞言充耳
偏心積惱虛損有自傷哉萬恨足貫生死余旣老病
迹疎城市間有來往會面非易痛痒欣戚大率恝視
汝在彌月迷所投寄芳橋多艱若拒爾至玉洞偏憂
念不及爾曰旣病殆無賴孔邇邀醫覓藥夫子是委
昏昏老眼未了入鬼屬纊無日好言相謂哀哀頁頁

豈言可旣朽腸蝕肚聞哭則悖狂奔入峽非復人事忽忽遠日已報穿隧猶然莫動是頑無比始焉鍾愛終則忍愧念汝短造懂日無幾三産不育死以褥祟如桂生蠹終未結子如雲滅空無復餘甕兀兀尋思沉慟在是萬山礙目徒有飛淚聊攄腷臆寫于尺紙寄與賢郞讀以薦饌靈之不昧爲余增懔

祭明行文

維歲次戊戌九月丙子朔十八日癸巳宗老三淵翁哭祭于故參奉學古之靈嗚呼嗟君於道志在廣久不欲徒然共七尺朽今其死矣一何寥寂萬酷之備

百身難贖祀事忽焉絕亂盛世家留一孀晝燭將翳
所可細述行路猶涕知己之淚又別有在嗟我學古
齋志而逝始撫君頂明月之里如日方浴來自涯涘
蘭秀雪瑩洞襟薰髓剖示名理博以古史玲瓏悟受
無逆乎耳清流之愧惠風來止歸以託之洪姪仁甫
得人于宗添一少友萬化玄樞六藝廣圖庚共透詰
無斁仰俯相看則笑乍違如失雲山風澤苦多睽闊
松都半旬檗溪九日團欒止此略有講說惟太極妙
不即不離西銘之旨順寧全歸體之則樂光霽在斯
毋或悠滯使心多歧君則犂然謂爲密符百變之來

提茲話頭後以書報受持得力君以至性酷罹荼毒
毀不至滅允蹈中則學問所得豈在篇牘化行妻子
沒而咸服忍說寢齋聯枕信宿憫君神短滯於玩索
申繹前言勉以脫落蟬聒蚊嘬冷厨雞肋旅宦非苦
已私難克斂衽以受君又服義竟死于此天不哀志
遯矣鼇頭魂斷佛寺能仁如君受此苦施君有奇意
蟠鬱紫霞白驢青蛇來往龍華從我雪岳設約未圓
凶音之落乃在百淵川上之立放杖失聲峩洋絃絕
松桂恨縈忽忽沿海返我檗溪星霜夜竪壁有莎雞
講席猶在宛其同棲青松會下後于介湖白門迎精

泛交與俱用情何地徒竭涕洟棲棲北里若將待誰哀君惜君神逾不怡爲君立後自有主議如其恤孀欲勉則德惟君所存與所期冀如印在心待揚表誌靈知不知寸忱則至聊此告哀爵以單觶

祭仲婦朴氏文

維歲次己亥八月辛丑朔六日丙午本生舅以酒果之奠哭祭于仲婦潘南朴氏之靈嗚呼婦有四德統于一順其順如何柔嘉婉娩巳絕諠言色不示慢闇事之理奚待轉運嗚呼我婦庶於是近原其居養煖屋華堂于歸冷落分甘糟糠低眉下氣夔夔有常代

幹裕蠲蘋藻潔芳神之罔恫宜鍾百祥庭蘭並茁霜
隕其一鳳苑吽冤猿腸迸血毒癘乘之澌息乃絕四
旬光景太半憂日六載苦堊才告其訖哀哉萬恨塞
于閨闥余滯巖棲迹疎京第珩璜婉容邈矣松桂比
稍源源可知汝喜滫瀡盤飧忠養則至遠遭殤慘未
悉接面惜無一辭誘以寬遺眛眛其思我腸攢刺來
繞殯堦俯仰涕泗匪余喪空宗饋靡主殆不其餒戚
我先祖湫乎正寢歲晏婦字兒啼夫呻風幔雨廡卽
事倉卒愈久奚慮忩忩忙忙若無頭緒所謀何事要
欲相捐王灘開壙屢見涌泉權安有日痛追終天酒

食之哀腸絕柩前

祭俞君四墓文

與子周旋三紀星霜知悉則深冀待者長初不挂齒能吏龔黃人以是稱子以是于神疲則散氣竭則偃畢復于館見不在傍星奔江咽怛我肝腸悠悠南紀仍歲分張洛樓之後何多參商我頹且狂長路徊徨阮輙既窮劉鍾獨將仗子信義身後可忘收骨存孤謂有商量事乃翩反嗟我情凉素車歸遲巳後軔襄潛冲深壘接面猶忙百年呑吐哀聲五章新墳臨路光淚增滂車過腹痛匪謔伊傷薦此菲薄冀靈一嘗

祭族姪仲平 時和 文

維歲次庚子十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辛酉宗人昌翁以餅酒之奠哭祭于故龍山縣令仲平之柩文以侑之曰嗚呼善人無祿蓋亦有之嘻其甚矣似君者誰孝友睦婣何行之虧男女婚嫁哭無已時官鬼揶揄累受其欺窮老一麾浿水之湄五馬翰如返以輿尸妻兒隨之短享長悲杜周福全于頤身肥方將厚彼有慳于斯天老理錯謂之何其嗟我祖免愛比連枝篠蕩里閈婉孌肩隨老益相憐齒髮差池惟君信厚緩急可依視我禍釁若身之罹岳麓虛第管鑰是持

洞陰深峽書訊若飛寸心銘篆報則奚爲膴仕遐齡
是所蘄祈莫容軏旋惟命之司始聞下車賢聲四馳
向風西笑我喜可知承凶窮谷錯愕隕摧衰脚出山
匍匐則遲惡夫無從徒有涕洟白門再哭遠日迫茲
如蟲半死遇寒思坏繞柩躑躅臨穴之違八行雙魚
與訃偕來致謝無地泉壤是期滿肚之哀寓茲單卮

祭純行文

余老益窮何德之孤凡助我者逐歲見抽如剥繁條
病櫟之畱有一誠仲庲殿桑榆天又奪去何以處吾
承凶而愕撫柩猶疑倉卒如許徐可知悲平生所講

與夫冀期包天括地實有範圍畢竟寂寥蘊抱誰知
三山之化止于月朞乃令尊翁哭拾殘詩理逆孝虧
魂應冥啼君家晚計卽我東溪蘆山朋得鹿門見携
皓首屛營哀此父師自餘種種何恐費辭扶杖送柩
淚竭單卮

祭致雄上人文

師之示寂一何忩忩彈指光陰忽已歲周凡情惟悲
達觀則否彼昭昭者方何寄在萬二千峰非可戀著
三十六宮倘亦往來嗟吾與師若陶於遠虎溪蓮社
周旋者久剖玄莊易片長在我濯心氷月眞愧于師

末運儒釋大都梔蠟于干擎拂抗尊獅坐徇名利養
孰出此圈虗羊宗派其可知已蟬蛻蝤形鶴立雞羣
一味淸眞軀殼之外松餐鷄衲澹乎無累維道之耽
所富者學雅言簡的不涉誕謾因果怳惚神通伎倆
騰騰筋斗閃閃光景某所奉珠某所起塔泉所津崖
都付一哂使著儒巾必法伊川身後之事脫洒如願
檀林影寂茶毘燼冷彼夸詡者以爲無靈歟吻堅老
鞠養恩長來訴悲苦云往拾骨愛河難乾徒爾區區
蟲臂鼠肝已任浸假蠖蟻烏鳶焉所與奪歸哉歸哉
毋但高靈嗟我情冷以有宿講秦失之號子桑之歌

如是而止師豈我尤唯簡不得一燭傳心庭有古栢巖有冽泉湘以薦之俾趍靈辰

祭居士崔春金文

維歲次甲午十一月己亥朔初五日癸卯永矢菴主金進士以茶飯薄供致祭于長城居士崔春金之靈而告之以文曰嗚呼痛哉人之一死例所不免如汝凶終萬人所無虎之爲患非不間有若於玆山百年創出山則我山汝則我人有是相戕胡爲其然論汝爲人善狀非一端慤其質廉介其操氷雪腸肚薑蘗氣味忠於本主移以事我木石之居相依爲命何惡

於天丁此酷罰不擇其隨豈其所坐磨蝎羊刃固相帶累噫其酷矣尚忍言哉乙酉之冬余始占山汝來自南共此寒棲鶉衣赤骭扣氷晨汲勤靡餘力殆摩頂踵甘心忍苦已忘樂土豈有閒夢暫越蘆嶺庵成永矢汝尤欣躍煙霞苦癖殆欲過我曰此淵谷南紀所無清淑之蘊吉祥攸止三災八難非所可慮東臺卧月北樓取凉我犢之抱放置杉樾採蔘之夫摘缺之衲林茇崖宿亦相參錯坦坦其途泄泄來往十年于茲忘戒柴垣患生所忽豈謂是哉孟冬廿七月黑之夕淡麵供訖清燈就滅梅室掩卷板房念佛忽若

山裂斗奴頓擗夢所不到骨驚如碎遽取火視園池有血無力可起任其呑噬長夜環泣四山漠漠天明僧集冒雪踉蹤僅拾殘骨鷲峰之下眈眈在側奪以畀火善因之植胡受此報思之反復莫究倚伏念汝爲道視身泡蕉四大爲微一死非慳損己利物惟是爲事亦有古禪以肌餧獸汝素習聞倘有此意其然豈然聊爲是說汝有至願滅迹茲山死便茶毘平昔所云遭變顛遽苟從僧議余心之側愧未盡道念汝舊主及其孤子遥聞此報以余爲薄請質汝靈於意云何茲事已矣痛有餘恨始吾與汝同盟茲山所樂

者深所託者固百年依止一朝破敗汝之性命由我罹凶我之棲託由汝落空好緣惡緣福地凶地山實欺我謂之何哉哭汝七日精爽若浮芒若相忘了不用情薪火無迹疊巘愁煙將出山門不忍擧足薦此茶飯用慰汝餒碧寺東岡設席置鉢趙生舂粳斗奴作羹供雖不腆情在于斯魂之髣髴其庶來飽

告文

告亡室忌日文

維歲次辛卯八月戊午朔十八日乙亥夫金昌翕以孺人慶州李氏忌日復臨而身處遠峽未親將事玆

以祭文攄申傖懷寄子養謙使代酌獻而讀之曰自我哭君木行半周憯悽憀慄又此素秋念君終始亦何淪忽懸輓蓋棺皆於是月可哀在世逢運孔艱坐余适硬受困萬端堗不暇黔竈不充飧惟善委分憂不上眉龍樞虎穴隨所納之未從于麟乃見示疲遂成窮綵嗟我之衰先寒授褐未餒催炊藏于寸心惟腹知悲家窮依舊子姓數足三珠在抱振也能讀徵女于歸良士如玉獨未供君一笑之適苦盡生前甘屬誰邊新悲宿恨氣序推遷喪餘斯迫適在城闉悽焄之會兒女具臻獨滯巖阿祼薦莫親幽明何間兩

相鈇然緘詞寄版一涕與傳誠在于斯靈庶歆焉

告雪岳文

靈邃維岳處尊勢傑標衮穹旻根盤洪渤蘊秀自珍畜奇不泄隱德之高夷皓羞列鴻荒莫闡迄于今日扶輿氣蒸老雲古雪左海祀典乆矣其闕夏蟲疑氷彼固疎絕獨此頑透企德如渴周旋親就積有年月數椽回祿豈厭塵骨盟書未焚有入無出圖新上源境有敻別蓮苞玉匝儼開僊窟爰承眞脉鏟峭塡鈌呼邪伊始鬨動丘樾簸林風振蹶石雷裂巖魈谷夔固應騷屑意在開山非敢攪聒歸依有誓併此嫐悉

竊以幼志念冷軒綏窮途僻性到底𨈆𨈔攝來殘景庻於此滅林澗貽愧古亦有說鍾山濫吹豹林玷節假冐高尚何限俗物自省則異匪曰孤潔身無可置計乃丕決託好松桂心焉如結尚冀崇靈永垂佑隲身以遯肥宅獲幽吉百年瞻仰以至命畢

哀辭

李思齊哀辭

嗟皇天之日衰兮久矣生材之寥闊豈儲精之源乏兮將繼善之機失紛氣數之推敓兮邪沴叅以交迭神鈞怠於澄瀘兮混糟粕而坱軋排槖籥而跳出兮

何限窮奇與檮杌間遊氣之凝淸兮才惟秀而命脆
斯俊民之用稀兮天竟無意乎晩世覽相觀於列陽
兮欽文運之愈替淡東隅之桑暉兮遡西陸之奎彩
仰文昌之煌煌兮並上台以臨下總億兆之壽祿兮
偏慳齡乎大雅固九命之有說兮今大抵爲無年懿
鵝州之華胄兮來遥遥而蟬聯崒上黨之炳靈兮挺
僊李之末英質純粹而內白兮爛文章其靑黃奮拔
天之虹藻兮鏘擲地之金聲蘄笙鏞乎一世兮恐棠
楣之中隳縱直轡以遥上兮曰我家有大宗師神駒
之出水兮望閶闔而驤首威鳳之脫苑兮習來儀之

瑞羽崑玉之方胎兮認圭璋於未琢桂林之新抽兮
揩蟾窟於咫尺忽泡漚之歸幻兮從短運於上殤悲
莫悲兮秀不實恨莫恨兮掩不揚芝蘭生兮父兄欲
玉樹埋兮路人傷竟彼蒼之未仁兮誰太上之忘情
尋平生於散迹兮幾翰墨於文房含萬古而背世兮
浩餘情之彌霄投居諸於惰遊兮讓耉鮐於怠然謂
無壽以與汝兮胡于彼而厚之諉蒼茲而無端兮怪
培覆之偏垂含寃憤而鬱結兮值雲雷之方險天黯
漠其合沓兮渾長夜而同色哀世界之鈌陷兮又若
是其漆黑願乘霽而披鬯兮雲余首之低壓痛疾呼

使聞之兮淚淋鈴與相雜巫咸之不下兮誰因極而
達寃靈竈之云逝兮恐阻塞乎天閽腸欑刺而臆塞
兮悲與恨其反復臨祖載之啓夕兮撫廣柳而躑躅
賭鐘鼓於九街兮耿遊魂於旅次背文物之都會兮
即埏隧乎冡土戢遐心於一木兮卷長圖於促路羌
若是其蕭條兮道路指爲誰氏藻黼黻而飾翣兮騰
彩雲之交紋張血色之銘旌兮爛朝霞之絳天揚明
燎以火城兮萬星蒸其玄顏寓文明於容物兮將於
何而用情戒靈輴以弭節兮叶鑾和之鏘鏘揭鳳首
之旛竿兮盡續紛其挽章輟常調於虞殯兮密哀腔

於邊簫奏九歌與九韶兮亂荆楚之二招䰟所好之在玆兮庶以慰夫無聊怗木谷而有人兮血蓼莪而垂死紉亡琴之滯思兮咽寡鵠之新緖殘枯眼於天地兮更爲汝而泫背何親懿之窅邈兮覓聲氣之阻閡叩病枅之空腹兮會斷猿之苦腸寄一闋而投筆兮臨白水之菸菸

從姪女宋氏婦哀辭

德殷宋德會妻孺人金氏卽余從弟文學公季逵之女也早失所怙與母爲命零丁淪落其鮮生之艱可知及歸宋氏以沈晦婉順得舅姑心至姑遘癘至誠

救療蓋無愧於黔婁庾袞而代受其疾而沒先數月其慈權宜人及季弟並命于牙山貢浦孺人未及奔哭而身亦不免嗚呼酷矣將葬德會纘述其行懿而要余誄之其意甚悲余竊謂閨閤四德人所難詳而大抵見愛於父母未若見稱於舅姑之爲美間亦鮮秀私室夙著芳徽而及其于歸太半損譽者往往有之蓋伏人一事百順爲難非可以狎恩恃愛爲也覩舅姑於屬毛離裏其勢有間則以厥心爲己心以己身代厥身豈不尤難哉如孺人婉嫕疏節若侍疾奠誠實非私親之所嘗諳悉而亦豈料其賢之至此哉

可知其沉默不衒者著根乎孝順之深也余以僻處之故罕與孺人接面而嘗聞燕私之言有取夫迂拙臭味喜夫子之與余密也推其意若將以縞衣綦巾相從於籠水之間亦不厭也玆又非世俗簪珥所可測其韻度者嗚呼豈不賢哉病未赴葬臨風寄詞而誄之曰

生之何艱没也何酷中間幾歲居世之樂得意一人舅姑其順萱蘭琴瑟並著其善平居韻味孟光道藴及其倉卒黔婁庾袞幼無父訓覽何圖史肖其淑美潔白表裏嗟爾志行可蘇衰世以而至斯神理之戾

哀哀母弟一日並命惡鬼趑趑陳衣其迸陽春玉氷
永隕昭炯其何忍說生死煩寃淇水竹竿生者之歎
悲莫斯悲魂兮姍姍嵐臺丘墟貢浦巢傾維楊與懷
兩望其塋壙泉雖深難埋其恨雙珠碎一若與之殉
楚毒備矣寧惟短促夫子慞惶尊章呌擗旣克孝順
胡斯貽慽冥寘盡傷死轉其側逝長生淺易泯者迹
矧伊德懿蘊于閨房慕善者少其孰揄揚窮山有叔
瀝淚爲章非止述哀庶庻永來芳

三淵集卷之三十二